元亨釋書　廿七之廿八

廿七十六賍

特別
ハ4
5587
15

元亨釋書卷第二十七

濟北沙門　師錬　撰

志一

學修　度受
諸宗　會儀
封職

學修志一

竺乾古皇先生之設學也其要三焉曰戒焉

59-2027

曰定焉曰慧焉戒之爲言也制心矣定之爲
言也靜心矣慧之爲言也明心矣三之者皆
心也故學即心也心即學也心之與學未始
間隔八万之異途自是而出焉三之者各有
事理生養之異而其歸一也何曰事文字之
謂矣何曰理法義之謂矣何曰生聽習之謂
矣何曰養思練之謂矣學又曰修修者密也
學者麁也修者延也學者促也雖延促麁密

之異咸學也三世之聖人自是而出焉世之
言敎者指羅漢以爲無學者爲未竭耳矣吾
曰等覺亦有學也何也羅漢之者究事生故
世曰無學未極理養故吾爲有學焉既究麁
促故世曰無學未極延密故吾爲有學焉以
是視之學學之無也非修學之無矣以修學
而言十地皆未竭故吾曰等覺亦有學也何
也理弗窮故養弗充故密弗通故延弗終故
我唯以佛地爲無學其阿羅呵阿羅漢梵音

有異者是也凡厥心之有爲皆學修也心之
無爲始爲無學也然則世之所謂有爲者非
吾之所謂有爲矣世之所謂無爲者非吾之
所謂無爲矣有學之與無學皆是也或曰生
知不學者不也我古皇能仁氏生知之大者
也猶有之矣問書選友聞定阿蘭及窮餓麻
麥六載雪山蓋貽學修于吾人也其布教鹿
苑祇樹也法句之誦習頭陀之薰練咸學修
也降而逮四日四依靡不從事於斯矣東漸
支那亦皆是也羅什入關三千負笈慧遠在
廬十八結社又夫釋氏之爲學修者禪門尤
爲朴略焉豈直指單傳之法格乎然古之人
尚曰學坐禪學坐佛又曰修證非無染汙不
得是學修而醇實者也又講有義龍律虎禪
有折床枯木皆優稱也我本朝則二域可謂
季孟之間矣北嶺撰註記之著南京立得業
之名珠頭瓜熟而相識成仁眼麻眯而性具

明皆勸學修之精也加之光定之宮度見弘
仁增命之雖選在亟衡皇王之崇勸爲示輕
耳詳載本傳此不繁焉今只舉三國勸業之
端由爲一代設化之標式以蔽四衆之肯綮
凡踵釋門之士未有外茲而入者矣嗚呼吾
黨之人勗之乎哉

度受志二

實相無相也豈云形質乎無相實相也不離
形質矣頭而髠衣而褐法而戒令而律是釋
門之表帥也先佛有菩薩聲聞二僧只吾釋
迦法中聲聞僧一而已故文殊彌勒之高德
也猶混聲聞衆蓋濁世之人尚儀相也諸大
弟子如陳如身子之儔佛言善來鬚髮自除
袈裟著體逮于慶喜以寶刀剃髮乃得白四
羯磨具足戒自茲比丘之度儀備矣尼者大
愛道啓端也而敬有八焉戒亦倍焉並爲世
之福田又有優婆塞優婆夷此云淸信男女
也頻婆娑波斯匿君之淸信者也護國給孤

臣之清信者也末利勝鬘夫人之清信者也
菴羅須曼處女之清信者也是吾佛四部之
衆也如來成道十年樓至菩薩請築壇爲比
丘受戒佛於祇園外院東南建壇是印度之
廣度也永平十年佛法傳漢十四年司空劉
峻後宮陰夫人等出家是支那之度始也然
唯受三歸而已曹魏正元元年曇摩迦羅在
洛陽立具足戒羯磨朱士行爲受戒之始東
晉建元元年尼淨檢於本法得戒南宋元嘉
十一年求那跋摩於南林寺建戒壇爲僧尼
受戒是震旦戒壇之始也李唐中宗景龍初
詔天下試經度僧山陰大義誦法華中第一
自爾或五百紙或百五十紙經自不定隨時
改變肅宗遭安史之亂國用罄至德始宰相
裴冕請鬻度牒謂之香水錢納百緡得度度
科大隳富脩之民並鑣而争馳貧進之士繫
柅而淹遷其後暫止即起至趙宋而益滋代
宗勅大興善寺建方等戒壇由此大乘戒壇

起焉穆宗置四州敬宗立兩街宣宗敕上都
荆揚汴益築之皆大乘壇也又穆宗長慶元
年幽州節度使劉總上表出家帝不許總以
印付留後自剃髪爲僧以私弟爲寺帝從其
志賜大覺師号及僧臘五十五代梁太祖開
平四年呉越錢鏐幼子令因爲僧敕賜無相
大師加三十臘本朝之度始於司馬氏男多
須奈名德齊安嶋鄉爲尼名善信天平七年
唐道璿來菩戒法大安寺行表年十十三臘

五十二就璿重受天平勝寶六年鑑眞入朝
於東大寺建戒壇同僧靈福等八十人重受
新禀甚彰天平寶字六年敕西觀音東藥師
二寺築戒壇度受博爲延曆二十五年置年
度科條弘仁十年最澄法師上表乞睿山大
乘戒壇十四年義眞始行羯磨長曆之間慈
覺智證兩徒爭軋園域沙彌不得昇睿壇三
井明尊奏請戒壇于園城長久二年五月敕
尚書左丞藤經輔宣問園城戒壇立否於我

時法相之首經救三論之長濟慶華嚴之英
良真律之師灌頂密之主深覺咸奉表賛許
唯台徒固執不允介後承保帝宣禮部尚書
源隆俊賜綸綍於園城建戒壇而臨行法事
台徒爨撤至今不成元應之火攻我親視之
可謂下策矣所以歲當末後之五百時逢乖
爭之堅固乎夫度有三焉内外也昔以戒爲
標薙染於形戒律於心内度也初二也無薙
染而受戒外度也後二也曰古之言度者前

二而已今并四衆何亦後二末出塵累爲度
之有哉曰梵語波羅蜜此云到彼岸到彼岸
者度也踰生死流到涅槃岸之謂也亦菩薩
戒不言薙剃而豈不至涅槃哉吾佛何以曰
戒波羅蜜邪亦那含父唯受三歸亦稱優婆
塞或五戒或菩薩戒通爲清信蓋在家之稱
也以小律儀言度前二也以摩訶衍而言後
二亦度也而我分内外不得不判焉此方之
度絜白精密案延暦詔十義通五非震且誦

經之比矣李唐香水之續趙宋清閑之纔所
未嘗聞也安慧經業醇深而賜度隆海問難
拔萃而中第中葉以降學業冗散度選弛緩
多拳之族出稚雛而補家産寠約之民放丁
壯而貪寺供或草賊迫捕逮而來投或孽子
漏擧收而寄歸佩刀而互剃襃服而不染是
等之類吾法亡矣戒又四家二通二別初天
下置戒壇三所筑之觀世音寺西州民稟焉
野之藥師寺東州民稟焉和之東大寺中州

民稟焉皆天平之間建焉及睿壇興野壇衰
園城壇未就正今又只三壇而已三壇通也
又有三摩耶戒禪門戒二戒禪密各別授不
屬沈傳矣然二家徒盛三戒隨行不爲不傳
焉又壇戒多弊動不時不期焉有常和上恒
闍梨哉孱弱雛道頭顱圓青右繞未充三匝
左語已數十聲持犯何關遮何聚如雲散如
皇國政雖清度門雖闊我徒不競君子太息
安得返誦經問義之古制我黨復精業而省

濫厠乎至長慶開平之竊臘漫号者不唯乖
真軌而甚圮世綱夫王者之動必率禮矣苟
任私欲何所不至之有故先聖制禮則之彼
唐梁之二主只知寵其臣而不知率其禮矣
梵網曰不問老少國王奴婢先受戒者在前
坐後受者次第而坐二主不委盡問我焉知
而不問與不知不問而行之者皆非禮矣況
吾道有軌何不問哉老農老圃古之人皆問
之乎哉總因二子辭富貴而投我者善矣惜

乎受竊漫而不遜也昔周襄王弟叔帶與戎
翟謀伐襄王齊桓公使管仲平戎于周襄王
大悦以上卿禮管仲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
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
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毋逆
朕命仲卒受下卿之禮而還仲可謂知禮矣
二子曷不若仲乎曰仲尼曰管氏而知禮孰
不知禮子之言恐戾與曰彼一時也此一時
也孔子亦曰微管仲吾夫被髮左衽矣管仲

豈可竟捐乎上之所舉者三國之始種也我
繫年之者備資治表矣今揭三朝度戒之緒
示四部受化所從庶幾學者原始要終若夫
琱磨之法諸家各有軌則而存其人焉

諸宗志三

楞伽曰一切法不生菩薩摩訶薩不應立是
宗然者如來在世已有宗分者明矣滅後爪
裂矣小乘早折十八部焉摩訶衍亦有之馬
鳴龍勝立法性焉護法清辯争空有焉其支
派不勝紀矣至齊且則空相播南北朝禪性
盛東西京斯方有十宗皆自竺支帶將來也
傳聞印度宗教殘鈌齊且又或不全唯我本
朝歴世崇奉其間興衰者理之常也耳而未
嘗泯沒矣今撮綱要列于後焉
三論者諸法蕩滌之深理也釆中百門智之
微言㨗龍樹提婆之玄旨排成實而立妙義
建法性而演眞空談二諦者包群機也說八
不者顯一性也羅什之所祖述生肇之所宣

傳熾于陳隋衰于唐宋我本朝叢灌諭唱始
矣智藏系援長矣爲兩土之先馳啓四衆之
初聽近世不絶如帶庶幾見整頽綱
唯識者諸法建立之精致也昔慈氏大士微
塵劫前所承稟矣世親無著夜昇都史而聽
晝降閻浮而説以三時括一代以三性含万
法援瑜伽師地而脩飾捄因明正理而潤色
談識智之轉成而精粹矣分業報之違受而
備足矣戒賢忍疾而待那爛玄奘志留而受

天竺慈恩弘於彼唐道昭傳於吾國服教以
降支派流溢方今南京之地人神幽贊益煽
講習云

律者比丘儀相之嘉範也初世尊在鹿苑也
號令四衆肅清三業憂被彈呵縦聞開顯如
來深悲猶慮末來乗急戒緩之蕩於堅林之
夕扶律而談常蓋五濁之機宜三學之階漸
也滅後優婆離集律藏而下一點師師相付
至僧伽跋陀羅衆聖點記出於弘度矣而唐

南山宣師遠取西天曇無德前魏曇摩迦羅
爲祖深明持犯盛行毗尼故不同一紀三藏
之偏學也是以經行道陛足趺天人扶持嘗
立戒壇手築梵僧稱賛戒業行事之疏鈔懺
悔敎誡之儀文靡不輔翼大道焉勝寶之間
鑑真來朝一模脫印自此此土此宗昌矣其
後或微或興天下今不乏其學

華嚴者如來始成之高趣也杜順始之康藏
弘之長者旁而扶淸涼斷而續五教章以包
一藏四法界以攝群機雖設因修專說果德
一一之理窮性命十十之數表極圓諸林舌
端毗盧性海袞袞善財脚下普賢毛刹塵塵
指舍利滿慈以爲瘂聾者境界異根也取童
子婦人以爲知識者凡聖一性也非天下之
至大至廣其孰能與於此哉我本朝慈訓審
祥親受賢首至良辨而大振今之言雜華者
皆承于辨焉

天台者如來後融之妙旨也慧文神悟憲章

龍樹智者倡之章安輯之二威繊默而守荆溪騖説而行其主也爲本爲迹其訓也爲權爲實其統也爲圓爲一其分也爲具爲變取三諦于中論而證瓔珞始五時于華嚴而成涅槃立觀者列十境發行者羅十乘彌綸万法者八教也錯綜十界者六即也一界各具十界而百界生焉十如互含百界而千如成焉配三世間爲三千法分而成三千復而歸一念即復而分即分而復一心之於三觀也

亦復如是非天下之至精至微其孰能與於此哉最澄法師應乃祖之懸記全受而歸根殖睿嶽覆舊寰區孫枝挺出補撑教門初會昌之毀黜台文散失五代攘奪殘闕未復義寂師求遺文於高麗及我高麗先送其書猶不備長保二年（宋咸平三）寂照法師將信公問章入宋地又持台宗諸書惠彼人故慈雲南嶽止觀序曰日本國圓通大師寂照錫背扶桑杯泛諸夏既登鄮嶺解篋出卷大哉斯文

也始自西傳猶月之生今復東返猶日之外
照又呈問章於法智智嗟嘆答釋自此彼方
欽我國台教之盛焉昔天竺失起信論而久
矣奘三藏譯唐成梵流傳印度彼高麗之書
不全備宋人慳鈠疑半矣及我書之至始驚
遂師之無遺漏又見問章益嚮此土之有人
也其後法智遣比丘就我多寫由是視之慈
雲比我日外不惜言乎
密者如來事用之正印也夫聖人用事之機

不可得而測也故以秘密而為言矣聖人之
有應也隨土而殊稱焉密嚴究竟之域号曰
毗盧堪忍閻浮之地号曰釋迦自性變化之
異耳未嘗有二矣亞聖之士曰金剛手周旋
二主全獲秘印鄭重傳持不輕與人有龍猛
者後而出焉亦亞聖之才也膺楞伽之懸識
集達磨之大成南印之地鐵塔之中神人衛
護凡庸絶跡於是龍勝擲芥子之微眇啓金
剛之關鍵是秘教之所以見世矣龍智闡桒

以長壽之質受密藏之訣眞子金剛智唐開
元七年遠跨震旦玄宗館慈恩寺遷薦福所
至結壇灌頂初四年善無畏來又金剛手之
孫也其父達磨麴多年八百歳玄宗巳居西
明寺稱爲敎主二人傾蓋互相受授其學益
廣智之徒不空其才踰竈智臨歿令空見其
師龍智空承顧命駕鯨浪赴師子之國覲龍
智之祖以故秘密之道大全於空矣其法分
於五摠於三合於二二者胎金也三者佛蓮

金也五者加寶羯也胎建四重金開九會赫
赫如也濟濟如也三劫者修時也六無畏者
修位也月之盈虧者證之階差也而皆不同
諸顯之位次也護摩獻諸聖供四爐火熾灌
頂授輪王位五瓶水清印明並持寶車兩輪
馳逐理事俱密金針雙鎖往來杵鋒利鋩干
鏌猶鈍鈴音和雅韶武皆膺其爲要也主觀
其爲修也主供能供能觀不換此身即階聖
位非天下之至上至高其孰能與於此哉延

暦之末傳教弘法一時異受故有台密有東
密台亦有慈覺智證之再禀東亦有小野廣
澤之競傳四派別流千支万帶泛濫四海不
知紀極震旦之密衰於唐末絶於宋初唯我
日域轉々轉熾南渡之後學台之清信士鎧
庵吳克已撰釋門正統扶樹台教著也言之
曰華嚴頓施別圓則無俟乎密鹿苑專説小
乘則未易用密唯方等般若二時欲轉小成
衍及被接以別圓則如來始於此時有顯密

二輪之用若失法華開顯無小無大倶入一
乘所謂密者尚何施邪唐末亂離經疏銷毀
今其法盛行於日本予嘗痛世人不學其宗
而謾議焉湏湏者鎧庵皆是也台徒以鎧菴
比雜華之李長者何其容易發言乎今見此
評宛如枘鑿之不相逗也豈瑜伽金剛之乘
彼鎧庵之所弄簫乎又以方等般若爲密時
者自家五時之管封邪又華嚴不俟法華何
施之言皆不學之過也殊不知二經共瑜伽

之各一會耳只其學密之者請悉而已禪者如來心性之玄賾也昔婆伽梵三乘道徧四衆化盈猶未得其人末後金色尊者契證全付是曰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所謂教外別傳者也四七相授至菩提達磨達磨承西天之正統創東震之宏基捧盤軟盟叱六宗於堂下探懷取物得一臂於雪中見其辨珠智之發妙年宜哉携履靈之彰滅後乎二三稟系爲曹溪曹溪齊受桂蔭之洪業宗寓撨

隱之微生弗爭衣盂手拱重寄山嶽不學文字舌翻大藏波瀾曹溪已前此道如元氣氳而著人人不省矣曹溪之後天象爛然率土無不景仰焉初分而輪如也次列而緯如也後加而曜如也蓋南嶽青原者兩輪也臨雲潙曹法者五緯也楊岐黄龍之加五家也猶太陽太陰之成七曜矣金雞之粟盧陵之米二輪之喣育也天下無不取之以生焉猶何云哉今粗言緯曜之化成矣夫玄要句語

三之矣料簡賓主四之矣頭上雷轟一喝不
及掩耳目前電閃一棒無處轉身者臨際宗
也納脚睦州門中門閉脚折封眼靈樹函内
函開眼明三句語揮劍而不痕一字禪嚼蠟
而無味者雲門宗也正中偏中設五位成三
疊東說西說推一位忌十成王顏無着黃閣
鰲下寶車不碾紫宸菩生者曹洞宗也三春
回齒頰勝却鶖子之神通百月列胸懷脫出
應真之妙畫用劍刃上事行燃燈前機者潙

仰宗也言八識而異慈息用六相不類雜華
鼓吹而曲入別調擬議則箭過新羅者法眼
宗也是緯之五者也受乳哺於三角虎見步
驟於三脚驢其道難容受也謂之栗棘蓬其
機難透脫也謂之金剛圈者揚歧也蹋盡劢
潭之死水鼓起智海之洪濤坐一榻而應四
來立三關而接万衲者黃龍也是加兩曜而
七者也赤縣之域不承緯曜之照臨者未有
之矣非天下之至純至極其孰能與於此哉

初昭公稟三藏之密付道璿有行表之別傳
義空得鹽官之正派而來慈覺受蕭氏之秘
授而返然而四傳不嗣聞爾無聞後三百年
建久之間建仁西公單傳全提逮于寛寶爾
隆二師鼓行東西此方殺傳雖根遲暮百數
十歲鬱爲强宗西積畢之褒也爾隆揚岐之
流也此地亦有新豐之微派天下之曰禪者
三家矣方今元國之禪亦此三而已餘先泯
矣

上之七是此方之名宗者也又有淨土焉有
成實焉有俱舍焉斯三爲寓宗譬國之附庸
焉而各皆有宗矣七家之者挾而糅用蓋俱
成二宗亦不能叙置三寶四諦攝諸名相而設
于理者成實也界根世業聖智定破事理無
施者俱舍也凡三乘之階位三界之成壞道
法之修證業惑之伏斷綦布星列無不畢見
矣故七家之者取焉昔有學貞中世而廢學
者又陋其小徑而不名家也淨土一宗或大

或小依修者而然無祖宗之定系故也始韋
提希遭逆子之難如來愍而開十六觀想是
所以淨土之建也其餘修多羅散見不一焉
東晉慧遠結蓮社於廬阜支那樂邦之址也
逮李唐善導盛行之廣被緇素又諸宗碩德
叅而修之所謂智者向西而稱賛杜順歷郡而
勸諭圓照密修雷峯遊目淨殿慈覺勸會普
賢入名勝場雖勤崇奉皆旁資之是附庸之
謂也本朝空也師倡之猶導之於唐源信源

空繼而助之雖廣行四部而無統系故今爲
寓宗宋地又此宗熾無統系者與我同焉
七家之徒互相毀呰非三論者曰幾泯絶矣
非唯識者曰不用他典非律者曰傷束縛矣
非華嚴者曰無伏斷分齊非天台者曰權實
偏取非密者曰緩事而放非禪者曰任性而
誕如是之類多矣夫物咸有弊弊者迹也達
人大觀而不見迹矣嗤嗤之者徒而吺吺焉
彼震旦者三論密亡者久矣唯識賢首殆于

絶矣言佛之者只三家爲全耳國家自始傳來未嘗隤頽其間有弛衰者其徒之辜也我謂此土大乘醇淑之疆者不誣而已矣

會儀志四

易曰亨者嘉之會也傳曰某所亦某都會也然者會者遍聚之謂也夫物在局必塞故聖人通之矣在獨必孤故聖人聚之矣會之時義大矣哉牟尼覺王之御於西印也嘉都之大會也一説也梵釋聖凡還沓而聽矣一餐也菩薩聲縁排列而食矣是曰二輪必於會焉二者相轉屬所謂食輪法輪也其轉處或山林僧伽藍或王宮臣民家未嘗單説獨食焉畢食而有説請説而設食如來又丕作人情矣又失物集而無儀則乱焉故會必嚴儀矣吾法三千之儀尚不失於獨屏況聖凡之大會哉匿王宮掖之齋文殊分領聲聞菩薩力士城林之供純陀寂冠釋梵王臣是會之有儀而嚴者也又有般遮于瑟此云無遮會

身毒之風俗常設焉聖凡上下賢愚通聚而
無間故曰無遮嘉會之都會而不忌之者也
東漢永平十四年正月南岳道士褚善信率
五嶽八山道士六百九十人上表與我角試
十五日明帝幸白馬寺百官咸會焉設三壇
東壇道士置經子符籙西壇摩騰安像經舍
利中壇奉饌食奠祀道士遶壇泣曰主上信
邪玄風失緒敢置經籙於壇以火取驗即縱
火悉成燼道士相顧愧赧及焚佛經五色光

徹天表薪盡像經儼然摩騰踊身空中現諸
神變竺法蘭出和雅音敷宣佛法天雨寶華
大衆欣説上元燒燈起於此焉東晋元帝大
興元年召沙門竺潛入内殿講經以德重令
著袈登殿劉宋高祖永初元年設齋内殿令
沙門道照説法䞋金三万求那跋摩居祇洹
寺講華嚴經文帝曰率公卿集座下傾聞孝
武帝大明六年四月八内殿灌佛齋蕭梁武
帝中大通元年京城大疫帝於重雲殿爲百

姓設救苦齋復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會陳
陳武帝永定三年大内設仁王大齋文帝天
嘉四年於大極殿設無㝵大會後主至德二
年召智聚法師於大極殿講金光明經李唐
懿宗禁中設萬僧齋帝外座讃唄長眉沙門
來應供淩空而去趙宋神宗元豐三年正月
設千僧齋於大内施千袈裟千金剛般若薦
慈聖大后福覆且之會儀甚多不暇備舉本
朝敏達十三年蘇馬子嘗殿設大齋會爾來

斯儀尤盛窣見資治表矣夫宮禁者雲天也
凡庸不可階矣雖王者無外爭柰九重深密
而多屏闈何然設無遮會也隷皁步冊墀矣
啓安居講也壞色排玉臺矣皆吾道之騰烈
也文永之間宋沙門寓洛見宮中寂勝會嘆
曰偉矣哉儀也至尊之崇佛也宋地未有之
矣錄蓄之奏口恐不得併吞焉吾國蔓如也
已其殆焉斯方神靈忍坐視哉德祐二年宋
祚果絶然我文弘之二蕃寇佛神戮力爲援

焉戈矛纔交風浪俄激千艦万卒一時破溺
豈非國家信敬供祀之所由乎

封職志五

佛者富貴之極備矣華蔵世界其封冨矣果
満妙覺其職貴矣及應於閻浮尚受刹利之
種當輪王之位而視若脱屣矣乞他而食依
人而庇其旨深矣夫佛之有爲也爲他而非
自矣若其自者無爲也無爲者實際也實際
無云爲也矣其深旨之者五焉勢位妨外故

避之矣利祿盡内故避之矣銷宿殃故避之
矣期大果不顧小利故避之矣爲世福田故
避之矣斯五者吾佛貽於吾人也吾人之於
五者也始四者自也後一者他也其自者避
而又避之矣其他者避自而受他矣避自故
刹種輪位皆脱屣也受他故食他庇人皆福
田也是所以吾人之有封職也而若自有者
雖針草爲難消矣若保他者雖巨万又恬如
矣屏莎之五百車須達之百億金多多益他

我不干矣初如來置上座寺主維那故身子冠鹿苑之座飮光知鷲嶺之事又文殊時時主綱紀和上阿闍梨早見梵綱矣國師論師三藏尊者共西域之稱也至震旦益繁衍矣不唯封給也加之以職位可謂渥寵矣不唯僧官也重之以俗爵蓋傷於敬矣而又吾人之不得已也又失喪有賻葬有謚職以僧正僧統僧録号以國師大師禪師是等之類多今少出其端焉西晉懷帝永嘉四年天竺佛

圖澄至後趙石季龍傾心事之号大和尚乘輿升殿東晉孝武寧康元年詔曰法師道安以道德照臨天人宜日食王公祿所司以時奉給安帝隆安五年鳩摩羅什居逍遙園秦主姚興與三千比丘執經諮稟時長安地僧尼麕至濫猥不軌秦主令僧䂮爲國僧正撿挍僧尼秩同侍中給車輿吏力法欽爲僧録僧遷爲悅衆班秩有差各給親信白從三十人南宋文帝元嘉十二年敕尼寶賢爲尼僧

正三十年沙門慧嚴卒勅賜錢五万布五十
疋孝武帝孝建元年勅道猷爲新安寺法主
明帝泰始元年勅道猛爲綱領賜月給三万
令史四人白簿吏二十人車及步輿一乗又
詔僧瑾爲天下僧主賜法技一部鐃磬之類親信
二十人月給錢三万及車輿吏力順帝昇明
元年勅法持爲天下僧正南齊高帝詔法頴
爲京邑僧主南梁武帝天監十六年勅沙門
慧超爲壽光殿學士召衆僧講解經文並居

禁中内道場自此始普通六年勅法雲爲大
僧正給吏力南陳文帝勅寶瓊爲京邑大僧
統南岳慧思賜大禪師北魏明元永興元年
封法果爲輔國宜城子神瑞元年加封忠信
候又加封安城公卒謚靈公文成興安元年
勅師賢爲沙門統和平元年詔曇曜爲昭元
都統西魏文帝大統元年勅道臻爲大統北
齊文宣天保元年拜法常爲國師勅曇延爲
昭元上統二年詔置昭玄十統以法上爲大

諡天台智者法空寶覺尊者

統令史貢置五十人李唐受封爵者滋矣太
宗貞觀中封智威爲引駕大師玄宗開元三
年詔一行爲天師代宗敕諡達磨圓覺大師
封不空三藏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食邑三
千户卒贈司空德宗敕諡二祖慧可大祖禪
師又充圓照内供奉開成元年敕雲端充左
右街僧録宣宗大中三年敕知玄充三教首
座五代江南李主有導師号趙宋初諡天台
智者法空寶覺尊者或有四字六字師号不

遑枚擧高宗遺金虜之連劫〻之經費建炎二
年十一月敕賣四字師号價二百千本朝推
古三十二年觀勒始爲僧正德積僧都尒來
官位相次而出大化元年置十師白鳳十四
年百濟常輝賜封三十户持統七年沙門法
鏡賜田三十畝寶龜三年置十禪師延暦十
七年僧階配官位永保三年沙門性信加特
進凡繫年之者見于資治表斯不繁焉昔者
孔子罕言利況我輩乎而立封職者令斯人

知吾佛毫光之餘輝也又失聖王之舉不苟
矣大化寶龜之十師者比齊貽元十統之所
自乎僧正僧都皆是也又趙宋賣號不能無
議嗚呼乱離之主助一時之國用我尚恕諸
買之沙門爲誰哉比丘之浮虚至於斯矣我
按誅姦諛於既死之刀焉昔漢武帝伐戎狄
而國寠始鬻爵史毀之唐肅宗逢羯獖之冦
而販牒祖述于漢武矣宋之賣号出于二主
乎補一時之小危貽万代之太疵惜乎三帝

之短術也我國家無是等醜不特土俗之醇
澂也又奉佛者深之使然乎

元亨釋書卷第二十七

大日本国延文庚子六月有旨入毘盧大藏摂州普国禅寺住持比丘尊況謹募衆縁恭為
今上皇帝祝延　聖壽文武官僚資崇　禄位国泰民安命工鏤梓矣
大藏經印板共行一部計三十巻旹永和三年丁巳八月　日謹題

元亨釋書巻第二十八

済北沙門　師錬　撰

志二

寺像六

向原寺

元興寺

四天王寺

大安寺

頂法寺 今ノ六角堂也
犬寺
興福寺
長谷寺
石山寺
鵜田寺
西大寺
神護寺
村崗像

禪林寺 俗呼号當麻寺
崇福寺
神願寺
東大寺
葛木像
招提寺
粉河寺
慈氏像
勝尾像

鞍馬寺
山王像
貞觀寺
圓教像 播州書寫山圓教寺如意輪觀音像也

清水寺
園城寺
感應寺
觧滿寺

寺像志六

毗盧覺皇身土不二遮那智帝珠網無礙建迦文法王之統御忍界也鬼驅而竹林始焉外伏而祇園次焉世尊晩年安居忉利優塡王不耐思慕刻牛頭奉之毗舍離者鑄金僧

訶羅者擧玉印度之寺像寔繁矣摩騰入漢
劉帝創白馬僧會來吳孫王營建初演植鑄
黃金梁武聘求檀仲暉紵像每夜行道平等
石軀終日俯首支那之寺像不可勝記也又
夫僧伽藍阿練若道場精舍之号不一而揔
言寺何乎其亦有說焉永平十年騰蘭西來
明帝館鴻臚寺十一年敕雒陽城西雍門外
立精舍居之初以佛倚像舍利梵夾載白馬
而至故名白馬寺蓋鴻臚者典客之官鴻聲

也臚傳也傳聲贊導九賓也寺嗣也官屬相
嗣治事之所也以沙門之始居立爲号也故
比丘所棲皆宮宇也是以宏基錯搆非菴廬
之比梁立光宅魏造永寧唐建西明宋闢慧
林廣莊嚴麗與宮闕角逐者是也本朝之製
二規如彼稻目元基八百傳作皇王資運祚
相將昌家業靡不繫斯凡寺像之興廢者國
家之盛衰也像設之靈基興之異不成世之
福田盪人之情僞者鮮矣故今采尤著者列

干後焉

○向原寺者欽明十三年十月百濟國聖明王貢獻釋迦銅像天皇宣問群臣可拜不物尾輿中鐮子等皆沮之唯蘇稻目贊成焉天皇賜像于稻目稻目大悦安小墾田家供養後捨向原宅爲寺置像是本朝寺院像設之權輿也

○四天王寺者用明二年八耳皇子率官師討物守屋官帥三却皇子斬白膠木刻四天王

佛舍利

像安鬉中發大誓曰官兵得勝當建護世四天王寺守屋亡乃於玉造岸上營寺安四王像分物氏資産納寺推古元年移難波荒陵東故曰荒陵寺又曰敬田寺南北一里東西里餘有池曰荒陵池青龍沕焉昔釋迦文佛因地轉法輪於此爾時皇子爲長者聽受供養故遷此地寶塔大殿對極樂界東門皇子拔髻鬉六莖加佛舍利六粒藏塔中柱表救濟六趣也

元興寺者上宮太子討守屋時藉馬子又揩營寺故於飛鳥地創之推古四年成始曰法興寺後改爲天皇設無遮會慶之於是紫雲如蓋降覆殿塔變爲五色或作龍鳳形太子曰天感造寺故有祥雲

大安寺者推古二十五年太子豊聡入宋見來世皇運出奏曰季葉帝統多艱虞气建寺鎮之帝諾乃營寺熊凝村二十九年太子疾病顧言以熊凝寺後新營明十一年移百濟河側改号百濟大寺取材神林神嗔火寺皇極元年天智七年屢搆修天武十二年移高市郡改曰大官大寺和銅三年遷平城天平元年上欲後新求宏規沙門道慈獻西明寺圖上大悦加鉅搆所謂印度祇桓精舎以兜率内院爲準唐西明寺以祇園爲準今大安寺摸西明云

頂法寺者昔淡州海濱有朽篋順浪而來聖德太子適遊濱渚見此篋替之有如意輪觀

自在像悅而奉持常不離身爾後營四天王
寺采材諸所來此地偶浴泉水太子脫衣便
解像置櫚樹枝間浴已取像像重不上太子
恐對像祈求其夜夢我爲汝所持已七世矣
今又緣在此地故爾耳太子欲構宇安像時
一老嫗至太子問曰我思造殿宇近有材乎
嫗曰此地傍有大杉每朝紫雲覆之恐靈樹
與太子翌早伺之果如嫗言太子便斬創之
其杉甚大不容他木一株而成其宇六稜以

安像焉桓武帝定都此州官司畫城路是宇
當途官司患之於是乎黒雲下垂覆宇乃躍
北而避之其遠五丈故名其路爲六角焉取
此宇也俗又名堂矣或曰此像高麗國光明
寺像本國僧德瀜令太子迎之長一尺二寸
和州禪林寺者俗号當麻寺用明帝第四王
子麻呂古因兄豐聡王子訓所創也推古帝
擧爲官寺初号万法藏院在内州山田鄉白
鳳二年麻呂王子得瑞夢移于當麻當麻者

役小角之家地也天武帝聞夢事勅刑部親
王諭于小角麻呂王子伴刑部親王至役所
役感靈夢欽皇詔又喜二王子之來便捨其
地爲伽藍十年春二月寺成改名禪林寺落
慶導師慧灌僧正也小角曰我先高賀茂間
賀介及渡都岐有山川數百里今皆廻施三
寶具如大寶三年六月記其後天平寶字中
僕射藤拱佩有女性無世染不納聘礼秉志
安養七年六月入寺薙髮誓曰我不見彌陀

眞身不出寺門其志確乎不拔數日一比丘
尼至不知從來儀相麗偉語曰我令汝見淨
土觀彌陀須集百駝蓮莖於是乎新尼奏于
朝詔使送蓮莖二日而備數化尼自折莖取
絲穿新井濯之五色燦然又數日一女來客
皃端麗問化尼曰絲成否對曰成化女得絲
於殿之西北角織之機杼軋軋始于初更終
于四更其幅一丈五尺以藁三把浸油二外
爲燭化女捧授化尼化尼與新尼淨土衆相

嚴麗備足新尼大悦又以無節竹爲輛蓋長
竹兩節之間耳又可怪焉化女忽然不見化
尼作偈礼畵曰往昔迦葉說法所佛事新起
又有故感君懇志我來此一至是場永離苦
新尼問曰善哉善知識從何來耶又向婦人
爲詭對曰我豈異人乎西方教主也向安觀
音大士也言已麦空而西去新尼自是精修
益勤寶龜六年三月十四日安坐念佛逝滐
其側有精舍昔天智帝時其地夜夜有光帝

使使見之三大石形似佛像天使復奏敎刻
三石作彌勒三尊像其上架殿庭之俗以近
深井号染寺役小角殿前栽一櫻樹曰佛法
但櫻樹枯自尒以來舊枝漸朽新梢萬秀枝
葉鬱茂花果鮮麗見今存焉
播州大寺者昔蘓入鹿大召兵亡上宮太子
之屬播有枚夫者從軍枚夫有妻好枚夫之
僕以間潛通既而枚夫歸僕恐事覺受誅語
主曰山中有一所鹿猪之所集人未知我適

山行見之我願與君二人潛往瞰之不令他
人知若人有知非鎮長君之有矣枚夫大喜
枚夫善射畋素養二黒狗便與二犬及僕入
山中行數十里僕上高所彎弓架矢曰我昔
主君比來匹敵也此山無獵所我紿君至此
也此一箭可得君命不知君有所思乎我雖
奪命能濟君身後枚夫曰甚矣我之衰也我
未知此事餘又何言乎但有一事願子旦待
須臾枚夫腰帶畋糧解包呼二犬分糧為二

各與之便撫二犬曰我畜汝等者有年息意
宛如子弟此飯是我之餐也今與汝等我有
一言汝等聞之我今死於此汝二犬一時齧
其屍莫令有遺餘矣所以然者我自少壯得
雄武之譽故又逼驅從蘒氏之軍也耻今為
僕隸被紿空死山中國人競來定見我屍指
笑哀憫是我之大患也故我欲二狗盡我屍
二犬不啜垂耳而聽言已一犬高躍齧斷僕
之弓絃一犬又躍噬僕喉而死枚夫將二犬

而返家乃逐其妻又語親屬曰我自二犬得全命自今立二狗為我子我之莊由資財皆是二犬之有也畜齡短促不幾二犬自斃枚夫曰我鄉以二犬為子付資財今其殂矣前言不可渝也便捨田貨建伽藍安千手大悲像薦冥福祠二犬為地主神此像靈感日新野火四面而來伽藍無恙凡三度桓武帝聞之敕為官寺捨田數頃

崇福寺者天智帝初欲創伽藍求勝地未得七年二月三日夜夢一沙門奏曰西北之山有靈區帝俄覺于時四更之便出殿陛望西北火光細騰高十餘丈明旦敕侍臣物色光所侍臣反宮奏曰光所有屋廬傍掛瀑布有優婆塞經行念誦臣等問名不言其容儀似非常人帝聞之乃幸其地優婆塞出迎白帝曰此地古仙靈窟伏藏之處也言已不見帝感喜立精舍

興福寺者和銅三年三月藤丞相不比等於

和州平城建之其大殿之像大繖盖之所造也初皇極元年十一月蘇入鹿弑山背大兄王子弟其後奢侈甚簒逆端露宅曰宮闕子稱王子中大兄王子[天智帝也]及中臣鎌足愁之帝與輕皇子[孝徳帝]及二人謀誅入鹿而恐事不濟於是鎌足發大誓作丈六釋迦像乞援四年六月刺入鹿於宮中自是藤氏繁延是以不比等營寺安斯像又鎌足之遺意也弘仁四年諫議大夫藤冬嗣於寺建南圓堂安

殊

不空羂索幷四天王像莊麗殊特世傳爾時藤氏寖微大夫營構願榮家族果大夫登宰輔藤氏益熾

若州神願寺者養老之間州界疫起連歳旱澇時比吉神祝屬有私赤者歸佛棲山林比吉大神化人來告曰此地是我之有世我受生鬼神苦報甚多欲歸三寶出苦趣未由也故屢行災癘耳汝能為我於此地營伽藍安佛像沴當自滅年豐民安赤乃建精舍曰

神麒寺後無災害

長谷寺者比丘道明沙彌德道勠力建其像村者自近州高嶋郡三尾山流出霹靂木也木之所至有疫災漸漂流至和州葛下郡神河浦道明欲取此木刻佛像而無資力專心禮木祈求金紫光禄大夫中書侍郎藤房前奏賜和州租稲三千束乃刻十一面觀音像高二丈六尺震雷破巖石為座方八尺佛工稽主勲稽文會作之或曰此材者昔

辛酉洪水自近州高島郡三尾崎流出橋木也所至之處火災疾疫和州葛下郡出雲大満聞木事思必靈材發願欲刻十一面像而此木巨材不可容易動試繋纜引之輕如片木路人驚怪合力挽牽遂至和州城下郡當麻郷不幾大満即世此材徒歷八十餘年其村里疫亦起村民引棄長谷川上又過三十年有沙弥德道養老四年移置峯頂遂欲雕造而無由朝暮向木悲泣礼拜時藤房前奏

敕與官租辨之神龜四年成居行基僧正落
慶初刻像時蓮夢神人告曰此山北峯土中
有大巖石平正無瑕鑿之立像覺後往彼穿
之果有大石方八尺上印足跡與像脚同如
夢言安像其上二事少有異並記傳疑云
東大寺者天平十五年十月十五帝於近州
信樂京創之鑄盧舍那佛銅像長一十六丈
帝製發願疏普告天下初有沙門良辨爲帝
重勸帝營像宇一夕帝夢良辨前身爲支那

比丘求法赴天竺到流沙有大河辨無錢不
得渡備留數月帝時爲渡子憐辨求法不言
傭賃乃渡之辨先身發誓曰願尒來世必登
王位因此主日域覺後帝創此像十六年十
一月於甲賀寺造像模帝親引其繩敕大常
奏樂十七年八月移和州添上郡改造郡有
寺曰金勲優婆塞金鷲居焉故名之持一執
金剛神像以繩繫脛捉之念修晝夜不休一
夜像脛放光照宮天皇驚恠敕尋光至此中

使以聞乃召金熟問欲求何事奏曰求得度
敕許之四事供給時人号金熟菩薩帝以此
地爲勝區還之執金剛像今在羂索院天平
勝寶元年十月二十四日大像成經年三歳
改鑄八度殿高十五丈六尺東西二十九丈
南北十七丈東西兩塔各高二十三丈十二
月丁亥帝及聖武上皇幸寺礼佛此日八幡
大神入寺拜像

○石山寺者聖武帝創東大寺鑄一十有六丈
遮那銅像多聚金爲薄此時本朝未有黃金
帝語良辨法師曰傳聞和州金峯山其地皆
黃金也師祈金剛藏王得金資銅像薄不亦
宜乎辨入金峯山持念夢藏王告曰此山黃
金不敢自恣也今示汝別方近州湖西勢多
縣有一山如意輪觀自在靈應之地也汝至
彼持念必得黃金辨便赴勢多時老翁坐大
石上釣魚辨問曰汝何人對曰我是山主比
良明神也此地觀音之靈區言已不見辨就

其石縛盧安如意輪像持誦不幾與州始貢
黄金爾後刻丈六大悲像蔵先像於中亦造
金剛蔵王及執金剛神安左右其像各八尺
當寺基趾地中得五尺寶鐸益爲靈地
和州葛木尼寺彌勒銅像者天平中官使巡
城警夜至寺前聞南原有悲痛聲尋聲到彼
盗取像毀之像爲聲也官使鞫勘送寺
遠州鵜田寺藥師像者寶字二年三月一沙
門渡大井河水底有聲曰取我取我沙門穿

聲所而得像高六尺五寸左右耳朽闕命工
補之其後時時像放光
招提寺者天平寶字三年八月鑑眞法師薦
聖武上皇所創也初以皇子儀同田部王旧
宅賜眞逮上皇崩成寶坊諸公卿及沙門等
共營大殿者唐僧如寶建安丈六盧舍那像
講堂者捨平城朝集殿而成彌勒及二菩薩
脇士唐法力所造也食堂者藤仲公捨家屋
經藏者唐義靜造之納佛舍利半合及佛菩

薩像經律論一切寶物胃索堂者藤清河施
屋安金色不空胃索像并八部神衆又賢璟
法師爲國家書大藏四千二百巻度之

○西大寺者天平神護元年稱德帝建鑄四天
王銅像長七尺三像已成只増長天王一像
不成改鑄六度遂不就至第七度帝親幸治
處誓言朕若因是功勲來世轉女身成佛道
手攪熱銅無傷損而像成矣若不然手爛像
不成便以玉手攪洋銅鎔手無傷像便成見

聞無不嗟嘆

○粉河寺者寶龜元年建故老傳言紀州那賀
郡有獵者姓大伴名孔子古常棲山谷屏身
樹上夜窺猪鹿而射一夕山中有光大如笠
伴氏驚怖疑怪即下樹欲見光處進去髣髴
無定所如是現光三四夜伴氏熟看乃知其
地猛省曰吾非宿因爭逢瑞光便就光處結
菴又思安得佛像營精舍居未幾有一童子
乞宿伴家許之童悦語曰家主有何所須我

願加助報宿託息伴氏語瑞光事曰我此地
思安佛像未得佛工耳童曰我是拙工家主
若許願効小伎伴氏大悦曰我有二願刻像
一爲法界有情二我息任奥州吏途路負遼
願安穩還鄉伴氏延童見菴所童曰我於此
菴中二七日刻像其中間願莫來見功畢吾
徃告伴氏諾去童入菴閉戶至第八曉開叩
門聲伴氏出見無人乃詣菴金色觀世音像
千臂儼如而不見童伴氏喜悦自此投弓矢

供像精修其後河内臨河郡有佐大夫者一
子沉痾萬醫拱手一日童子來舍大夫語痾
子事童曰我試児之即誦大悲陀羅尼病立
愈父母大喜賂童童不受唯取一箸筒而出
大夫送門曰恩意深不知謝所住何處屢通
音問答曰我住紀州那賀郡風市村粉河寺
語已辭去不幾大夫牽婦子向彼至風市村
無粉河寺者躑躅顧視傍有一澗亘東西溪
流而下河水甚白如粉漿見林中有一宇閉

戸無人便思念恐是與未決偶日已没體勞疲開戸而入無火燭雖不見像以其佛宇採花置几而已衆人共困睡中夜像前燈盞自然點火堂内赫奕大夫驚起見之千手大悲宛然近看童所取箸筒掛施無畏之臂也即知童子此像之應化感嘆敬禮普告四來於是伊都郡澀田村冨家寡婦聞此事捨住宅改精舎爾來靈應日新

○高尾神護寺者光仁帝(四十九主)受八幡大神之託所建也初沙門道鏡受幸於稱德帝天平寶字八年太師慧美仲伏誅神護元年鏡爲太師二年授法皇位鏡諂寵遇有昇大寶之意屢感激帝情帝欲禪寶位於鏡先敕中使和清白八幡大神神現形告曰天下善神少而邪神多善神不受邪幣邪神貪邪幣道鏡祭邪神覬寶位邪神多黨令帝有是讓然我國家日種相繼膺運自開闢以來未曾他氏道鏡豈發迹哉汝還闕奏我意又奏建一伽藍保

護帝祚亦絶如是濫窺汝歸宮道鏡必加誣枉汝莫恐也我當助衛清復神言帝及道鏡果怒處流刑清赴配過膽駒山鏡使刺客伺山路會雷電晦冥不能加害四年八月帝崩清遭赦重奏神旨光仁帝乃敕清創寺初名神願寺天長二年改号神護國祚寺

紀州那賀郡慈氏寺大殿中像已成左右二菩薩妙音法音未漆飾經年臂落沙弥信行居寺執役見像臂墮以絲縛著其頸寶龜二年七月行在殿内半夜聞悲吟聲其音妙細言痛哉痛哉行巡殿尋求無人累夕如是行怪熟聞趁聲所先所縛之像也乃呼沙門豊慶見之二人歎異勠力畢工

和州村岡寺三像者沙門廣達總州人居金峯山一日過桃花里秋河橋忽橋下有聲曰莫踰莫踰達聞之見橋下無人踟躕細看只有一木材達取之作彌陀及觀自在阿逸多三像靈異日新

勝尾寺講堂觀自在像者寶龜八年堂成九年九月日州沙門興日語座主開成曰傳聞講堂已成未有像我有八尺白檀香木願捨爲像材成乃遣比丘豐南起西海迎之十年叟到寺而未有良工十一年七月十五日比丘妙觀者來曰我能刻像得否成許諾三日後僧俗童輩揔十八人伴觀來雕像千臂千日莊嚴又加四天王像凡五尊三十日而成八月十八日妙觀合掌對像而化所從

十八人一時不見時人曰刻像之日一十八像成之日一十八刻像之人一十八觀死之日一十八靈應之數不虛設也（國俗以十八日爲觀自在日）此像爾來感驗日新正曆元年庚寅（大宋淳化元）宋商二人來一台州人周文德一婺州人揚仁紹二商曰百濟國后妃有美姿國主愛重未邁壯齡其鬢早白后愁之服靈藥求法驗二事無効王又憂之一夕后夢日本國勝尾寺千手大悲靈感無比汝其祈之覺後后

悦甚使向日本國作礼祈宗又夢日本國一山出光照掖庭夢覺后髮紺碧過始以是寄我等二人以閼伽器金鼓金鐘等什物遙獻彼像不知勝尾寺爲何處大宰府使使者送到寺云

鞍馬寺者大中大夫藤伊勢人之所創也大夫歸佛尤篤常曰安得勝地建道場安觀音像延暦之間夢往城北之山有翁鬚髮皤皤告曰此地甲天下山似三鈷杵常出五色雲汝營鍊若利益無量大夫夢中問曰誰乎翁曰王城鎮守貴船明神也覺而未知何處大夫有白馬常所騎也装鞍語曰昔摩騰法蘭載舍利像經白馬來震旦然者白馬者靈畜也汝定知我夢地乃放馬從一童子其馬向城北而去至一山阿駐茅草中童還告此事大夫往見其地宛如夢中適於茅裏得毗沙門天像創一宇安像故号鞍馬寺大夫以爲我欲安觀音像今只置天像願未果乎其夜

夢童子年十五六許告曰當知觀音多門名異體同覺後解疑大夫後日又營一堂安觀自在像今寺西觀音院是也其後峯延法師居此益傳靈應云

○清水寺者寶龜九年四月沙彌延鎮（或曰報恩）有夢事泝淀河而行見一支派有金色流鎮窮水源至瀧下側有草菴白衣老翁居焉鎮問住此幾年姓名爲誰答曰吾名行叡隱約此地已二百歲持千手千眼神咒我待汝者久今來也我有東州之行未果汝暫替我棲此此地又好建練若乃指庭前株杌曰我以是擬大悲像材吾若遲歸汝先營之言已向東而去過期而不返鎮出菴尋求不能相見一日到山科東峯見翁履鎮取履而歸思念恐此翁大悲之應現也遺履者示其迹耳便欲刻像而無資荏苒歲月獨自對材延暦十七年鎮守府將軍坂田村獵鹿來此因詢菴鎮語上事將軍感嗟與妻善高子謀移自宅爲

寺刻像置焉

睿山山王院千手觀音像者傳教大師之所安也昔近州有淨信女欲造觀音像求良材于時比良山有一木時時放光女聞之伐其木爲材而未有巧工偶一老翁來語女曰我蘊薄伎能成汝願女悅奉材像成翁不見其長五尺感應無比敎得像安此院智證大師後居於此所謂山王院大師者也

園城寺者大友與多之所建也初天智帝敕太師大友氏移崇福寺建此地安丈六彌勒像天皇有夢又敕太師還遷本地太師薨其子與多承顧命奏天武帝創之亦是太師之家基也天安二年圓珍法師以唐國傳來經籍藏尚書省新羅明神現形曰是日域中我已占勝地師聞官建院置此書既而珍與新羅山王二神及二比丘到寺問經始寺僧時老比丘來曰我名敎待年一百六十二傳聞寺成以來過我壽者殆二十歲現今有檀家

之孫乞問彼待即呼彼人來大友氏具說寺
事又曰待公臣者說師之誕育遊學今朝言
當來我靈師者父矣便以寺之四至契券併
授焉珍問大友氏曰此寺曰御井何答曰寺
之西岩有泉井天智天武持統三皇降誕時
汲此井水爲浴湯俗因而号御井寺珍聞此
事見地勢宛似唐青龍寺又思新羅明神言
規爲靈區乃改御井爲三井曰取三皇浴井
之事也御三和訓近又曰我斟此水爲三部灌頂

之閼伽至慈氏三會之期故改三字耳珍與
二僧還詣闕奏三井事敕造一宇名唐坊殺
尚書省經籍置焉今曰唐院又大友太師所捨四
至界畔依敕全歸且免官租永充寺供焉
貞觀寺者貞觀帝降誕之初大相國忠仁公
與眞雅法師謀建護帝祚也十六年二月二
十三日設大齋會落慶道昌爲導師惠達爲
咒願延諸宗碩德一百員以備法儀先敎王
孫公子年少童子四十人習舞樂至是日兩

部童樂吏舞迭出凡樂部之舞支那高麗諸
樂及林邑天人等舞皆盡奏之一時盛事都
人登瞻聽會後一百比丘各賜度者一人
○感應寺者一演法師嘗持觀世音像欲得勝
地安之廣求靈區貞觀中到平安城東北鴨
河西岸于時此地揺震紫雲降垂蓮花紛亂
奇香薫郁演喜而搆伽藍以故号感應寺二
日老翁持釣竿出河中語演曰我此地之主
也自今應爲護伽藍神我有神力能除魔障

去疫癘又結好夫婦調適産育所謂牛頭天
王者也我好眠一歳三百六十日只五月五
日醒餘日皆臥端午之朝初起向天吐氣其
氣或爲雲霞或爲雨露觸方不同其所觸或
爲藥或爲毒或爲悪瘡或爲疾疫皆是有情
之業感也非我強爲也言已形隱演録神言
奏朝勅黄門侍郎藤長良就其地七日夜行
道念誦以報神德
○書寫山圓教寺如意輪像者性空法師庵居

之初傍有櫻桃樹一日天人降來礼樹作偈
曰稽首生木如意輪能滿有情福壽願亦滿
徃生極樂願一切衆生心所念空斬其枝就
其根株造如意輪大悲像長一尺五寸命安
鎮行者刻之於時異鳥翔集其音似賀又殿
下清泉流出病者飲之乃愈
○蟹滿寺者在山州久世郡有郡民合家慈善
奉佛有女七歳誦法華普門品數月而終全
部一日出遊村人捕蟹持去女問捕此何爲

荅曰充食女曰以蟹惠我我家有魚相報酬
村人與之女得放河中歸家多既乾魚其父
耕田中一蛇追蝦蟇而含之父憐而不意曰
汝捨蝦蟇以汝爲聟蛇聞言擧頭見翁吐蝦
蟇而去父歸舍思念誤發言恐失愛子懊惱不
食婦及女問曰翁何有憂色而不食父告實
女曰莫慮也早食焉父悦受膳初夜有叩門
人女曰是蛇也只言三日後來父開門有衣
冠人曰依約來父隨女語曰且待三日冠人

去女語父擇良材固造小室室成女入内閉居三日後冠人果來見女屏室生忿恨心乃復本形長數丈以身纏室舉尾敲戸父母大恐不得爭奈半夜後叩聲息聞悲鳴聲頃刻悲聲又止明旦父見之大螃蟹百十手足乱離蛇又被瘡百餘所并皆死女開室出顔色不變曰我聞戸外大小蟹千百夾殺此蛇大蟹多歸小蟹死今存者皆小蟹耳然大於尋常我通夜誦普門品有一菩薩長尺餘語我曰無怖也我擁護汝父母大悦便穿土埋衆蟹及蛇就其地營寺薦冥福故号蟹滿寺又曰紙幡寺

元亨釋書巻第二十八

十五之内安

18